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 
第三十六回 留後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欽差結冤案

卻說孔大鵬聽李豐說是有計可以一網捕盡本案各犯，不覺大喜，便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李豐道：「這案人犯，有三四十人，就是用滾單飭令番禺縣先行捉人，捉了這個，漏了那個，未必一時可以全行獲案。並且那一班多半是江湖上的人，多少有點拳腳。事情鬧急了，不免要拒捕。不如由小姪在此寫一封信，專差一個人送給他，只說欽差已肯通融辦理，叫他聚集全案諸人，商定口供，他得了信，一定信以為真，必要聚齊眾人商議。大人隨看動身，一到了廣東境內，隨便哪裡的營裡，札委他一兩棚人，遠遠跟著信差去拿人，定然可以一網打盡。不然，此刻番禺縣差，已經被貴興結交得爛熟，倘使奉差之後，故意先給他一個信，豈不要誤事？」孔大鵬聽了大喜道：「就依世兄這個辦法，就請寫信。」時枚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裡花言巧語，卻是暗暗通信給他。」李豐道：「姪兒寫了信，請叔父看過再發就是。」大鵬道：「李大人不必疑心。令姪既然誠心自首，斷不如此。並且令姪寫過信後，便可留在此處，和我們同行，他又何敢暗暗通信呢！」當下李豐寫了信，呈與大鵬、時枚看過，方才封口。時枚便打發一個差官，扮作平人模樣，去送信。次日，欽差起節。李豐到客寓裡取回行李同行，梁天來自然也一起動身。天來這回御控，倒沒有怎麼大使費，所帶的盤纏，綽有餘裕。今番跟了欽差出京，他在路上，卻是裡外打點，把兩位欽差及四位隨員的家人，都結交得很要好。李豐來自首的這件事，早就有人報知了，他聽了自然歡喜。得便時就來拜望李豐，謝他照應，因此梁李兩個相識起來，每日兩個在路上都是一起同行。

不日來到韶州府地方，孔、李兩欽差，便請了韶州總兵萬福，到行轅來，交給他名單一紙，叫他委一個妥當的員弁，帶兩棚人，到省城三德號去捉凌貴興一眾人犯，不許走漏一名。萬福領命，便去委了守備葉堅。葉堅奉委之後，便到行轅來請示辭行。大鵬交代說：「凌貴興一行人，倘不在三德號，便在譚村家裡，千萬小心，不可走漏一名。連犯眷也一起拿來。」又交代他一角文書，說：「拿住之後，不拘何時，便帶了這文書連人犯，一並到臬台衙門投到！」又道：「那一班人犯，多是江湖盜賊，很有些拳腳，千萬小心，不要被他們逃走了。」葉堅領命，又去見萬福，說：「那一班既然是江湖強盜，兩棚人恐怕不夠，請帶一哨人去。」萬福答應了。葉守備又先打發兩個親信兵了，先行兼程前去，打聽貴興一行人，是在省城，是在譚村，然後自己動身。佈置得十分周密，所以手到擒來。貴興以及眾強徒，何嘗夢想得到？怎怪得他人到監裡，還疑是做夢呢！

閒話少提。且說兩位欽差，打發葉守備去後，就在韶州駐節兩日，先差兩個司員，兼程到省，弔齊各署案卷備查。又行文巡撫，囑把廣州劉知府，肇慶連知府，番禺黃知縣、慕德里司李巡檢，一並撤任，調省候參。

這兩日中間，梁天來和李豐著實談得投機。李豐說起委員去拿凌貴興一節，連犯眷都要拿來，這等嚴厲，貴興不定要犯一個滅族呢。天來猛然想起：「母親常說，那一年中秋夜裡，桂仙表妹，私行到我家中，說恐怕貴興要闖滅族之禍，萬一真闖了此禍時，求我們照應。今番京控，雖說我的大仇報了，然而親情面上，怎忍見他滅族！」因對李豐說道：「李兄一向也同貴興認得，今番他果然滅族，兄能設法救他麼？」李豐道：「這是王法所在，無可奈何的。」天來道：「我是親情面上，不忍見他絕後。李兄見了李大人時，望乞說個方便，將來定案時節，可否赦免了他的兒子應科，以存凌氏一脈？好在應科還沒有成丁，或者可以免了。也是我的親戚，你的朋友，一場交情！」李豐聽了，想起從前和貴興相好，心中也是不忍。

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來，登時就辭了天來，去見時枚。恰好時枚同大鵬在一處談天。李豐行過常禮，侍坐一旁。便對時枚道：「姪兒忽然想起一事情，未曾交代明白。貴興托姪兒到江西時，曾經打了幾張銀票，作為賄賂之用，姪兒未曾交出，此刻在行李裡面，檢了出來，請叔父做主。」說罷，雙手遞上。時枚接過一看，共是八張票子，每張五萬，一共四十萬，不覺吐出舌頭來。對孔大鵬道：「這廝到底有多少家產？這等揮霍，無怪廣州滿城官，都被他買倒了！」李豐道：「據說凌貴興的父親當日，掘著一處窖藏，那銀子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多少呢。」大鵬道：「這筆銀子權且帶在身邊，等到結案之後，交給廣州各善堂，拿去充公做善舉吧。」李豐忽又後悔起來，暗想：「我何不私自拿起兩張來享用呢？他們本來不知道數目的，此刻是已出之物了，萬不能拿回來的了。」不覺暗暗跌足。因看見時枚今日顏色和平，不似往日，見了自己便是正顏厲色的，便乘機把梁天來代應科求情的話，直述了一遍。大鵬道：「我當日在海幢寺，他來告狀時，我一見便知他是個忠厚之人，這原告代被告求情，倒是少有之事。」時枚道：「好在這小孩子還未成丁，這殺人放火，又不是女流的事，本來可以法外施仁的。」兩人又議論了一番，李豐便辭退，去告訴天來，天來也自歡喜。

次日，欽差起節，不多幾日，到了省城。合城文武官員，一齊到接官亭迎接，按著品級，排班恭請聖安。兩欽差便排道到皇華館歇息。那葉守備早在門首伺候。欽差下轎之後，他就跟著送來，稟知拿到人犯，都已交到臬司寄監，只有林大有已經另案被地方官捉去，喜來早就在逃，區爵興到湖南去了。大鵬叫且去歇息。

一會眾多文武，又來拜會的拜會，稟見的稟見，兩欽差一概擋駕，單請了陳臬台來見。大鵬說起尚有三人人犯，未曾提到一節，陳臬台道：「這三人人犯，早就提到司裡了。司裡到省，上院稟見時，還未接印，先就交代南海縣提了林大有。接過印，即刻就行文到湖南提區爵興，到江西提喜來。還有兩名杜勤、徐鳳，雖然不是正犯，也是過付贓銀的人證，也被司裡傳到。因這兩名捐有職銜，現在交司獄看管。」兩欽差大喜道：「原來貴司也知道這個案。」陳臬台道：「這是司裡到省時，沿途訪問的。此刻人犯齊備，證據確鑿，只怕一堂就可以結案了。」兩欽差益發歡喜，便傳見先來的兩個司員，問：「案卷都弔齊了沒有？」回說：「都弔齊了。」兩欽差便商量明日息息一天，後天提審。牌示出去，陳臬司也自興辭回衙。

到了提審那一天，兩欽差公服升堂，在上首並坐，兩旁橫列著四個公案，坐了四位隨員。陳臬台在下首另外設了一座。首府、首縣都在官廳伺候。劉、連兩知府、黃知縣、李巡檢，都已先摘了頂戴，也傳來在旁邊預備問話。天來跪在一旁，先照著呈辭說了一遍，凌貴興等眾，由臬差帶上堂來，一個個鐵鎖啣當的，羅跪案下。大鵬把驚堂一拍道：「凌貴興！好個學者！溺信堪輿，躬犯王章，遍賄官吏，此案已經本大臣在任時審確，何得又遲刁翻案，從實招來！」貴興供道：「監生……」時枚怒叫道：「好個監生！打嘴！」說罷，撒下簽去。兩旁差役接了簽，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，打得他牙血橫流，兩腮紅腫。再問他時，他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大鵬便道：「凌貴興，你今日死期到了！好好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！你不要胡思亂想，當本大臣也是受賄之人！」說罷，叫傳首縣，兩首縣本來是在官廳伺候著，一傳就到，大鵬拿出那八張銀票來道：「這裡四十萬銀子，是凌貴興送來行賄本大臣的，煩貴縣拿去，傳所屬各善堂堂董來，均分領去，以充地方善舉。」兩首縣諾諾連聲，接了票子退去。大鵬又對貴興道：「凌貴興，你此刻可死心塌地招了吧！」貴興此時已是神魂飄蕩，忽又聽得陳臬台道：「凌貴興，今日再也不能容你刁狡！不信，你試抬頭看本司是誰？」

一眾強徒，押進來時，本來都是低著頭，不敢仰視的。如今陳臬台這句話，雖是對貴興一個說，卻是大眾都聽得的，不覺一個個的都抬頭去看。誰知不看猶可，這樣一看，頓時叫貴興死了半段身子。爵興暗暗叫「上當！」喜來卻莫名其妙，林大有這才明白南海縣拉他的緣故。梁天來也看了一眼，卻感激涕零的幾乎不曾嚙嚙大哭。原來這陳臬台不是別人，正是在南雄遇見天來、喜來、爵興，到譚村去見貴興，在裕耕堂住了一夜，細查貴興名案卷、細問過付何人行賄多少的蘇沛之！此時陳臬台把到了南雄以後，即變易姓名，改裝私訪的情形，對欽差略述一遍。又道：「司裡因看見林大有，樟頭鼠目，一定是詭計多端的，並且勸貴興浮海遠逃，也是他獻的計，故不能不急急提了來，以滅他的羽翼。至於爵興、喜來兩個，當時是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暫時把他調開，又怕他聞風遠揚，所以不等大人駕到，先移提回來，以備歸案的。」爵興跪的是在貴興旁邊，暗暗對貴興說道：「此時蘇、張復生，也不能置辯的了！招了吧，免受肉刑！」貴興只得招了，他所招的話太長，重編這書的，不能把他都錄出來。只有一句簡便的話，是他

所供的，同這一部「九命奇冤」載他的事跡一樣就是了。

當下貴興供過之後，眾強徒也只得照直供了。各人畫過供，杜勤、徐鳳，也供了過付贓銀。當下兩欽差商量，定了凌貴興凌遲處死；凌宗孔、凌美聞、區爵興、林大有、周贊先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黎阿二、甘阿定、簡當、葉盛、簡勒先十三名斬決，蔡順及凌家一班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其譽、海順、柳鬱、柳權、潤保、潤枝十五名絞死；徐鳳、杜勤革去職銜，問個徒罪；喜來也問了徒罪，犯眷分別答責釋放，應科年幼免責，這個處分，就是天來代求出來的了。又札飭番禺縣，立提馬半仙到案，重責五百板，架號一個月，遞籍。還有許多付過贓銀的，兩欽差商量，因為過於牽連，不去追問了。議定之後，定於次日行刑，各各退堂。當下擬定了一個摺稿，把曾經受賄的官，不分大小，據實陳奏請旨，五鼓時就拜發了。天明之後，綁出各犯，請了王命，押到天字碼頭行刑。

可憐凌貴興財雄一方，卻受了這般結果，都是「迷信」兩個字種的禍根。其餘那一班強盜，更不必論他了，兩欽差事畢之後，即擇日起行，北上銷差。後來奏摺到京，奉了上諭，劉、連兩知府，黃知縣，李巡檢，都得了個軍罪；蕭撫院得了降調處分；楊制台交部議處，焦臬台因多了夾死張鳳一案，拿交刑部，這都是一個「貪」字的結果。只可憐劉知府到得了罪之後，還是個糊塗蟲，蕭撫院也有點上李豐的當。